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陈文宇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9日

摘要

在我国深度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老年群体需求向精神文化与价值实现转型的背景下, 积极老龄化以健康、参与、保障为核心支柱, 为社区老年教育发展提供理念引领。社区作为老年教育的核心载体, 在政策推动下实现服务覆盖拓展、课程内容多元、参与主体丰富, 但仍存在供需失衡、专业支撑薄弱、价值定位偏差、场景适老化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深入贯彻积极老龄化战略, 满足老年群体学习需求, 可以从课程供给、师资建设、价值定位、场景优化四个维度发力, 推动社区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 社区老年教育, 老年群体

A Study on the Dilemmas and Paths of Community Elderly Educ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Wenyu Che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17, 2026; published: April 29,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ccelerated arrival of a deeply aging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lderly groups' demands toward spiritual and cultural fulfillment and self-actualization, active aging—with health, participation and security as its core pillars—provides a conceptual gui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lderly education. As the core carrier of elderly education, communities have expanded service coverage, diversified curriculum content and enriched participating entities under policy impetus, yet they fac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such as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weak professional support, biased value orientation and inadequate age-appropriate design of service scenarios.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active aging strategy and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efforts can be made from four dimensions: curriculum supply, faculty development, value orientation and scenario optimization. This will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lderly education, thus effe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building an age-friendly society.

Keywords

Active Aging, Community-Based Senior Education, Senior Popu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在加速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发展阶段。据《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统计,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且老年人口规模呈持续扩大趋势[1]。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结构日益复杂,老年群体的需求结构由基本生存保障向精神文化、社会参与、价值实现等高层次需求加速转型。在此背景下,积极老龄化理念以健康、参与、保障为三大支柱,倡导尊重老年人的主体地位,激发老年群体的内在潜能,推动老龄社会治理由被动供养向主动发展转型,为我国老龄事业与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指引。

积极老龄化与社区老年教育的融合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二者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均形成了相应的研究脉络,但仍存在侧重点差异与研究短板。国外学界对积极老龄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世界卫生组织1999年提出该理念后,WHO从全球老龄化治理视角明确了积极老龄化的健康、参与、保障三大核心支柱,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2]。在此基础上,M. Gardener等学者通过社区参与工作坊明确指出,当前的老年教育存在教学内容与老年人真实生活体验不匹配的问题,特别是缺乏让老年人作为共同教育者参与课程设计的机制,导致教育内容在共情能力和真实性上存在缺失,再次强调老年群体积极参与社区老年教育的重要性[3]。

国内相关研究则以政策响应和实践探索为主,研究脉络随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与老龄政策完善逐步推进。在积极老龄化理论本土研究方面,邬沧萍作为我国老龄研究领域的先锋,最早将积极老龄化引入国内,结合我国人口特征提出,积极老龄化的落地需依托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明确社区在老龄事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4];袁小平等将积极老龄化的空间正义理念融入社区养老与教育服务,提出社区老年教育的场景建设需兼顾老年群体的空间可及性与需求适配性[5];吴峰等则从量表编制视角,验证了老年教育与积极老龄化的显著相关性,为二者的融合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6]。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念契合的表层分析,对二者互动机制挖掘不深,且存在对积极老龄化理论理解片面、困境分析维度单一、忽视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差异等问题,导致积极老龄化的理论指导价值未能充分落地,难以有效回应深度老龄化背景下老年群体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社区作为老年群体日常居住与社会参与的核心场域，是开展具有普惠性、便捷性老年教育活动的最佳载体，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与场景的适配性，决定了其在老年教育基层普及中的核心地位。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推动老年教育资源向基层延伸、向社区下沉，社区老年教育的覆盖广度不断扩展，服务形态逐渐多元化。

然而，从整体发展格局上来看，社区老年教育仍处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阶段，与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教育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在实践推进过程中，也同样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供需结构失衡导致老年教育服务供给与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脱节，资源整合力度不足造成优质教育资源闲置或短缺，适老化适配度不足难以满足老年群体生理与心理特征需求等上述问题共同导致社区老年教育难以充分契合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发展要求。因此，本文立足积极老龄化理论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批判性梳理，从多个层面剖析社区老年教育发展困境的制度性根源，试图填补积极老龄化理论本土化落地的社区教育实践路径这一研究空白，回应如何通过社区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积极老龄化从理念倡导到基层实践转化的核心学术争议，系统探析社区老年教育的价值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为其规范化、精准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2.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社区老年教育的现实表现

2.1. 核心概念界定

积极老龄化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并被我国纳入老龄事业发展顶层设计的核心理念，其以健康、参与、保障为三大核心支柱，核心要义在于尊重老年群体的主体地位与发展潜能，促进老年人维持身心健康状态、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实践。在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指导下，各类养老服务都要使老年群体以“老有所养”为基础，进一步达成“老有所乐”及“老有所为”，最终实现有尊严、有品质、有价值的老年生活，也推动老龄社会治理由“被动养老”向“主动享老”转型[7]。

积极老龄化理念的落地离不开基层实践载体的支撑，社区老年教育正是其在基层治理场景中的核心实践形态。作为以社区为依托，面向全体老年群体开展的公益性、非学历、普惠性教育服务，社区老年教育以满足老年群体终生学习需求为核心，以尊重老年人生命价值为前提，将积极老龄化的健康促进、社会参与与权益保障三大目标融入教育的全过程，内容涵盖健康养护、智能技术、法律安全、文化休闲等多元领域，是连接积极老龄化理念与老年群体现实需求的重要纽带，也是落实积极老龄化战略、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8]。

2.2. 主要表现

第一，服务覆盖持续拓展，普惠性特征得到初步显现。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老年教育逐步实现从城市核心区向城郊、农村地区延伸，从重点社区向全域社区覆盖的发展态势。当前，我国多数城市社区已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养老驿站等阵地，建立起社区老年学堂等教育载体，部分农村社区已逐步搭建起基础老年教育平台，形成“城区全覆盖，农村有延伸”的服务网络。

第二，课程内容逐步从单一文娱向多元综合转型。一方面，广场舞、书法、绘画等传统文娱类课程持续普及及深化，已深度融入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在丰富其闲暇生活的同时有效缓解了老年群体的孤独感；另一方面，与积极老龄化核心需求紧密相关的健康养护、智能技术、法律安全等课程占比逐步提升，成为转型关键。以助力老年人实现数字融入为例，不少社区开设“智能手机使用入门”、“学会视频通话”等实操类课程，授课老师手把手指导，帮助老年人熟练掌握扫码支付、视频通话等必要的基础技能，破除数字鸿沟，具体落实数字适老化政策，保障老年群体在数字化社会自主选择与自我表达的权利。

第三,参与主体日益多元。社区老年教育已摆脱单一社区主导模式,初步形成“政府引导、社区主导、多方参与”的格局。政府加强政策与经费支持,社区承担核心职责。同时,高校、社会组织、企业及社区内低龄健康老年人组建的“银发志愿者”协同发力,进一步丰富了社区老年教育的服务供给。

3. 积极老龄化与社区老年教育的内在逻辑契合

积极老龄化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指导思想,为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与目标指引;而社区老年教育作为基层普惠性公共服务载体,是积极老龄化战略落地生根的关键路径与重要支撑。二者在多个维度深度契合、共生共存,形成“理念引领实践,实践践行理念”的良性互动关系。

3.1. 目标契合:实现老年群体发展型养老

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目标打破了传统的“被动养老”的固有认知,摒弃了将老年群体视作“负担”的片面观念,尊重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与发展需求,让老年人在健康、安全、愉悦的社会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融入社会生活,彰显新时代老龄治理的人文关怀。而社区老龄教育的核心目标,即以终身学习为纽带,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多层次的学习需求,通过形式恰当的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社交拓展,帮助老年人提高自主生活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二者在目标上均以老年群体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终极追求,协力推动老年群体从“生存型养老”向“发展型养老”跨越。

3.2. 功能契合:共同构建全方位支撑体系

积极老龄化明确提出“健康、参与、保障”三大核心支柱,三者相互支撑、有机统一,构成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完整支撑体系,而社区老年教育的核心功能恰恰是对此三个支柱的精准对接与全面支撑,成为落实积极老龄化三维目标的重要实践载体。在建康支撑维度,社区老年教育开设慢性病管理、运动保健等课程,通过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授使用养生技能、疏导负面情绪,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健康观念,为积极老龄化筑牢健康根基;在社会参与维度,社区老年教育搭建多元平台,配套开展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培训等相关活动,充分激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热情,引导低龄健康老年群体投身社区服务等实践活动,在参与中实现自我价值;在权益保障维度,老年群体通过参与金融防诈、法律知识等课程,全面知晓自身享有的权益。

3.3. 场域契合:扎根基层社区,打通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

积极老龄化战略的落地,离不开贴近老年群体、便捷可及的基层实践场所。社区具有空间贴近、群体集中、服务直达等优势,能够最大限度降低老年群体的参与门槛,提升教育服务的可及性与覆盖面,是推进积极老龄化落地见效的最适宜场域。老年群体的活动范围以社区为主,对社区环境熟悉且依赖度高,且社区可精准摸排辖区老年人的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学习需求与偏好等,为社区老年教育开展精准化、个性化服务提供支撑。此外,社区是基层治理基本单元,社区老年教育可与社区养老、文化等工作深度融合,将积极老龄化理念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实现老年群体发展与社区治理提升的双向赋能。

4. 我国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现状与现实困境

4.1. 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积极老龄化战略及社区老年教育发展,先后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¹和《“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²等核心文件。

¹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59511.htm

²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78066.htm

逐渐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基层服务网络，课程供给、服务模式与参与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目前，该教育形式已被正式纳入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与此同时，社区老年教育与基层治理、文化建设的持续深度融合，在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助力老年人融入现代社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民政部 2024 年老龄工作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有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专项政策，超 80% 的地级市将社区老年教育纳入地方民生工程[9]。但从整体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社区老年教育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与积极老龄化高质量发展要求仍有较大差距，诸多发展困境亟待破解。

4.2. 现实困境

第一，供需对接不精确，难以满足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其制度性根源体现在政策设计与基层执行机制的双重缺失。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虽出台推动社区老年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但未制定需求摸排与课程设置的硬性联动机制，缺乏对基层社区课程设计的指导性规范与考核要求，导致基层社区课程设置的自主性过强且缺乏科学依据；从基层执行来看，社区缺乏常态化的老年群体需求调研体系，且受人力、物力限制，难以开展精细化的需求分类梳理，最终导致当前社区老年教育课程多是统一的、模板化的安排，课程设置同质化现象突出，难以满足老年群体学习需求的动态变化，对其隐形需求挖掘不足。此外，城乡政策执行的“一刀切”现象使得部分课程虽贴合积极老龄化导向，但未适配不同地区老年人的实际接受能力与应用能力，进一步加剧了供需与实效脱节。典型如部分华北农村地区照搬城市课程体系，开设书法、绘画等艺术课程，而当地老年人对农业技术推广、养老护理等实用性课程需求占比达 82%，最终课程平均参与率不足 10%，导致课程严重闲置[10]。

第二，专业支撑体系薄弱制约教育质量的提升，核心源于经济保障的长效性不足与政策激励机制的缺失。基层财政对社区老年教育的投入具有碎片化、临时性特征，未将老年教育师资培训、银发人才挖掘纳入常态化财政预算，社区缺乏足够经费开展师资的系统专业培训，也难以对银发人才给予合理的物质与精神激励，导致社区老年教育师资队伍以志愿者或退休爱好者为主，专业化水平有限，缺乏老年教育、老年心理学、适老化教学等系统专业培训，难以精准把握老年群体的认知与学习规律，不仅影响教学效果的发挥，也导致师资队伍流动性较大，难以形成长效教学力量。与此同时，缺乏引发人才挖掘与整合管理的专项政策，未建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银发师资库，老年群体中蕴藏的大量“银发人才资源”未得到有效挖掘与系统整合，造成优质人力资源的闲置与浪费[11][12]。

第三，价值定位偏差使老年教育核心功能被弱化，本质是政策考核导向偏差与社会文化认知固化的共同作用。首先，现行社区考核机制未将老年教育的发展型功能纳入考核指标，社区考核更加侧重养老服务的基础保障、文娱活动的开展等易量化考核、易执行的内容，导致社区将老年教育视为养老服务的附属内容，习惯性侧重休闲娱乐属性，忽视其在积极老龄化推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中的核心价值，对老年群体学习权与发展权重视不足。同时，财政预算分配也向文娱类课程倾斜，发展型课程因筹备难度大、投入成本高、短期成效不明显，难以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以上海某城郊社区为例，该社区老年学堂开设 12 门课程，其中广场舞、合唱、书法等文娱课程占 10 门，智能技术、社区志愿服务等发展型课程仅 2 门，且每周仅各开设 1 课时，难以发挥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核心功能，也使其难以融入终身教育体系，成为基层公共服务中的“边缘内容”。

第四，场景适配不足影响教育服务可及性，当前社区老年教育相关场景建设存在诸多短板，直接削弱了老年群体的参与体验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设计的精细化不足与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双重因素影响。一方面，由于社区老年教育场景的适老化建设缺乏统一细化的执行标准，相关要求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且部分政策在数字化服务推进中，未兼顾老年群体数字化能力差异，对线上报名、授课等设

置刚性要求, 缺乏弹性适配方案, 形成了隐形参与门槛。而在资源配置层面, 基层财政对社区老年教育的投入存在明显偏向, 资金多集中于场地主体建设, 对适老化设施改造、便民服务体系搭建的投入占比极低, 直接导致社区教育场地与设施的适老化改造推进滞后, 无障碍配套、安全防护等基础条件不完善, 难以匹配高龄、行动不便老年群体的实际学习需求。同时, 固定时段、固定点位的线下授课模式, 叠加线上报名的硬性要求, 对行动不便、数字操作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形成双重限制。如北京永安社区“儒邻书苑”就因只开通线上报名渠道, 导致辖区内40%以上的老年人因不会操作智能设备, 无法参与课程[13]。此外, 部分社区因资源保障不足、政策边界界定模糊, 还出现了公共服务与商业化营销捆绑的情况, 极易挫伤老年群体对社区老年教育安全性的信任度, 也违背了老年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

5.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社区老龄教育发展路径

5.1. 精准对接老年需求, 优化课程供给

推进社区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是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国家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老年教育,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为实现需求的精准对接, 需要建立老年群体需求动态摸排与闭环响应机制。综合运用入户走访、座谈交流、邻里反馈等多元方式, 定期全面排查老年人显性学习需求与隐形发展需求, 分类梳理不同年龄段、健康状况、文化水平老年群体的学习偏好和接受能力, 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置。紧扣积极老龄化“健康、参与、保障”核心导向优化课程设计, 合理增加数字融入、健康养护等贴合老年群体的课程内容, 同时一定程度上简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推行“阶梯式分层教学”、“实操性沉浸式教学”模式, 确保内容接地气、教学方式易接受, 实现课程供给与老年需求、教学形式与实际成效双向契合, 切实提升社区老年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5.2. 强化专业支撑, 提升教育服务质量

师资队伍是社区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直接关系到教育服务的专业度, 更是破解老年教育发展瓶颈、满足老年群体日益提高的学习要求的关键抓手。一方面, 构建“专业师资 + 银发人才”双支撑师资队伍, 着力破解专业力量薄弱与老年人才闲置的双重困境。加强现有师资队伍建设, 定期组织志愿者、退休爱好者开展系统专业的培训。另一方面, 系统挖掘整合老年群体中的“银发人才”, 摸排低龄老年人中的退休教师、医护人员、文艺工作者、技术能手等各类专业人才, 建立分类分级的银发师资库。同时, 建立银发师资交流机制, 定期组织经验分享, 充分盘活优质人力资源, 丰富师资供给渠道, 发挥银发人才“传帮带”作用, 让老年群体在“教与学”中相互促进、共同提升, 为社区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师资保障。

5.3. 纠正价值偏差, 彰显核心价值功能

正确的价值导向是社区老年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 直接决定其发展方向与核心效能。重塑社区老年教育价值定位, 要打破“养老附属服务”的认知局限, 并明确其在推进积极老龄化、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平衡社区老年教育休闲娱乐与发展的双重属性, 在保留传统文娱课程的基础上, 重点强化能力提升、社会参与、价值实现等课程与服务, 结合老年群体需求增设职业技能提升、公益服务实践、传统文化传承等课程, 或结合社区地理位置、人文风俗开展社区特色活动, 实现从“被动接受教育”到“主动参与发展”的转变。此外, 唯有摒弃“老年教育只是消遣娱乐”的片面认知, 才能让社会各界真正重视社区老年教育的核心价值。为此, 可通过宣传引导、典型示范、经验推广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各界聚焦社区老年教育核心价值, 推动其从“休闲娱乐型”向“发展赋能型”迈进, 充分发挥社区老年教育在丰富老年精神文化、助力老年群体实现自我价值、培养积极健康养老文化、夯实终身学习体系中

的重要作用，让老年群体在学习与参与中收获成长、丰富人生价值。

5.4. 优化场景，提高服务可及性与信任度

贴合老年群体身心特点与实际需求的教育场景，是社区老年教育落地见效、赢得老年群体认可的重要基础。围绕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补齐场景建设短板，便可显著改善社区老年人参与阻碍大、信任不足等问题。为满足高龄、行动不便老年人的学习需求，要加快社区教育场地和设施适老化改造，完善无障碍通道、防滑设施、适老座椅等基础配套。同时，着力优化老年教育服务供给模式，突破传统线下授课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考虑到老年群体数字化能力普遍较弱，适当摒弃线上报名的硬性要求，可通过线下专属登记、工作人员全程协助等便民举措，为行动不便、未能熟练掌握智能设备操作技能的老年人搭建便捷参与通道。此外，为持续强化社区老年教育场景的规范化管理，明晰公共服务的核心属性与运营边界，守护老年群体财产安全，要坚决杜绝各类商业化营销行为的介入与渗透，从源头防范老年群体落入经济诈骗困局。要始终以纯粹的公益服务定位夯实服务根基，用标准化、人性化的服务增强老年群体对老年教育服务的认同感与安全感。

6. 小结

在深度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战略背景下，社区老年教育是推动老年人实现健康、参与、保障的关键载体，当前已在服务覆盖、课程内容、参与主体等方面取得初步进展，与积极老龄化理念达到初步契合。但仍面临供需失衡、专业支撑薄弱、价值定位偏差、场景适配不足等问题。未来需以积极老龄化理念为引领，以需求为导向、以机制为保障，推动社区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老年群体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构建老龄友好型社会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 2023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EB/OL]. <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80001752/content.html>, 2024-10-11.
-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3] Gardener, M., Lloyd, K., Walker, L., Henderson, E.J. and Pearson, G.M.E. (2026) 3671 “Shaping Ageing Education Together”: Community and Stakeholder Engagement to Improve Geriatric Medicine Education. *Age and Ageing*, 55, 106-112. <https://doi.org/10.1093/ageing/afaf368.106>
- [4] 邬沧萍. 《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报告——中国老龄化社会 20 年：成就·挑战与展望》序言一[C]/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 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报告——中国老龄化社会 20 年：成就·挑战与展望.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21: 9-11.
- [5] 袁小平, 吕佳琪. 迈向“空间正义”：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创新范式与实践进路[J]. 社会工作, 2026(1): 125-149+164-166.
- [6] 吴峰, 余年年, 仲彧欣, 等. 老年教育背景下积极老龄化量表的编制与测量[J]. 开放教育研究, 2025, 31(2): 88-97.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摘要) [N]. 人民日报, 2026-03-06(007).
- [8] 吴遵民. 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构建的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J]. 中国远程教育, 2023, 43(2): 73-82.
- [9] 民政部. 2024 年全国社区适老化服务典型案例与发展报告[R]. 北京：民政部, 2024.
- [10] https://www.zjlgbj.gov.cn/col/col1229717069/art/2025/art_430e4ac3b75d417380dbc15b9015cb5c.html
- [11] 童玉芬. 从人口发展新常态到人口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政策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 2026, 40(1): 20-36.
- [12] 黄庆平. 老龄化浪潮下的银发经济：东亚模式比较与中国发展路径[J]. 当代经济管理, 2026, 48(3): 64-74.
- [13] 延庆报数字报刊平台. 儒林街道“儒邻书苑”开学 助老服务再升级[EB/OL]. http://yqb.bjyq.gov.cn/html/2025-07/22/content_16271_18733813.htm, 2025-07-29.